

書叢本基學國

疏 注 詩 毛

(二)

疏達穎孔 箋玄 鄭 傳亨 毛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附釋音毛詩注疏

卷六〔六之一〕

唐蟋蟀詁訓傳第十

陸曰：唐者，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。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。漢曰太原郡。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。太原太岳之野。其南有晉水。叔虞之子燮父。因改爲晉侯。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。習堯儉約遺化。而不能以禮節之。今詩本其風俗。故云唐也。

毛詩國風

鄭氏箋 孔穎達疏

唐音

唐者。帝堯舊都之地。今日太原晉陽是。堯始居此。後乃遷河東平陽。○正義曰。以序云有堯之遺風。則堯都之也。漢書地理志云。太原晉陽縣。故詩唐國。晉水所出。東入汾。是漢時爲太原晉陽也。史記晉世家云。唐在河汾之東。方百里。言百里。則堯爲諸侯所居。故云堯始居此。地理志。河東郡平陽縣。應劭云。堯都也。則是堯爲天子。乃都平陽。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。皇甫謐云。堯爲天子。都平陽。禹受舜禪。都平陽。或於安邑。或於晉陽。則夏都亦在晉境。故定四年左傳云。命以唐諧。而封於夏墟。是也。此不言有夏都者。因序云有堯之遺風。故指述堯事而已。論語注云。未知六百里者。晉與衛與。則晉初六百里矣。而世家云百里者。言古唐國之大耳。非謂晉初唯方百里也。○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。曰唐侯。南有晉水。至子燮。改爲晉侯。○正義曰。昭五年左傳。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。叔父唐叔。成王之母弟也。晉世家云。成王與叔虞戲。削桐葉爲珪。以與叔虞曰。以此封君。史佚因言。

請擇日立叔虞。成王曰。吾與之戲耳。史佚曰。天子無戲言。言則史書之。於是封叔虞於唐。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。地名晉陽。是也。南有晉水。地理志云。唐有晉水。叔虞子燹爲晉侯。是燹以晉水改爲晉侯。蓋時王命使改之也。皇甫謐云。堯始封於唐。今中山唐縣是也。後徙晉陽。及爲天子。都平陽。於詩爲唐國。則唐風爲平陽也。漢書音義。臣瓚案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。去晉四百里。又云。堯居唐。東於冀十里。應劭曰。順帝改冀曰永安。則瓚以唐國爲永安。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。燹何須改爲晉侯。明唐正晉陽是也。○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。太原大岳之野。○正義曰。地理志云。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。恆山在故「縣」上曲陽西北。以太行恆山皆在河北。故屬冀州晉之東。境迫此二山。故云之西。禹貢云。既修太原。至于岳陽。鄭注云。岳陽縣。太岳之南。於地理志太原。今以爲郡名。太岳在河東故縣冀東。名霍太山。河東太原。皆晉境所及。故云太原太岳之野。○至曾孫成侯。南徙居曲沃。近平陽焉。○正義曰。案晉世家云。唐叔生晉侯燹。燹生武侯靈族。族生成侯服人。地理志云。河東郡聞喜縣。故曲沃也。晉成侯自晉陽徙此。是鄭所據之文也。○昔堯之末。洪水九年。下民其咨。萬國不粒。於時殺禮以救艱厄。其流乃被於今。○正義曰。堯典云。帝曰咨。四岳。湯湯洪水方「害」。下民其咨。又稱使鯀治水。九載績用弗成。皐陶謨云。禹曰。洪水滔天。予乘四載。隨山刊木。「既」稷播奏庶艱食鮮食。烝民乃粒。以禹既治水。萬國乃粒。是未治水之時萬國不粒也。禮稱凶荒殺禮。明堯於九年之內。殺禮以救艱厄。故儉。其流乃被於今。謂作詩時也。○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。成侯曾孫僖侯。甚嚮愛物。儉不中禮。國人閔之。唐之變風始作。○正義曰。案晉世家云。成侯生厲侯福。福生靖侯宜臼。臼生僖侯司徒。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。世家又云。靖侯十七年。厲王出奔于彘。大臣行政。故云。共和十八年。靖侯卒。則僖侯元年。當共和二年也。故知當共和之時。○其孫穆侯。又徙於絳云。○正義曰。案晉世家云。僖侯生獻侯籍。籍生穆侯費王。是也。知徙於絳者。以成侯徙居曲沃。則曲沃爲晉都矣。至昭公之時。分曲沃以封桓叔。則正都不在曲沃。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。知穆侯徙者。蓋相傳爲然。地理志云。河東絳縣。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。以桓叔別封曲沃。武公既并晉國。徙就晉都。故云自曲沃徙此耳。非謂武公始都絳也。然則穆侯以後。晉恆都絳。而隱五年左傳云。曲沃莊伯伐翼。翼侯奔隨。又謂之爲翼者。杜預云。翼晉舊都。在平陽絳邑縣東。穆侯徙絳。昭侯以下。又徙於翼。及武公并晉。又都絳也。莊二十六年左傳。稱晉獻公命士蔿城絳。以深其宮。明是武公徙絳也。晉世家云。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。而城聚都之。命曰絳。案左傳云。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。乃城聚而處之。冬。晉侯圍聚。盡殺羣公子。則城聚以處羣公子。非晉都也。世家言命聚曰絳。非也。世家又云。穆侯卒。弟殤叔立。四年。爲穆侯太子仇所殺。仇立。是爲文侯。三十五年卒。

昭侯立。元年。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。七年。爲大臣潘父所殺。子孝侯立。十五年。爲曲沃莊伯所殺。子鄂侯卻立。六年。當魯隱五年。卒。子哀侯光立。九年。爲曲沃武公所虜。子小子侯立。四年。爲曲沃武公誘而殺之。哀侯弟緡。立爲晉侯。二十八年。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。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。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。又二年卒。子獻公詭諸立。二十六年卒。此其君次也。案隱五年左傳。曲沃莊伯伐翼。翼侯奔隨。秋。王命虢父伐曲沃。而立哀侯于翼。六年傳曰。翼九宗五正。頃父之子嘉父。逆晉侯于隨。納諸鄂。晉人謂之鄂侯。則哀侯之立。鄂侯未卒。世家言卒非也。其詩則蟋蟀刺僖公。爲僖公詩也。山有樞。揚之水。椒聊。鶉羽。序言昭公。則昭公詩也。綱繆。杖杜。羔裘在其間。從可知也。無衣。有杕之杜。則皆刺武公。則武公詩也。葛生。采芣。刺獻公。則獻公詩也。鄭於左方中。皆以此而知。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。公子五爭。五公子爭。突最處後。知出其東門爲厲公之詩。鶉羽序云。昭公之後。大亂五世。小子侯處五世之末。鶉羽不爲小子侯詩者。以昭公肇爲亂階。五世不息。君子從役。昭公所爲。雖復後世始作。而主刺昭公。故序云昭公之後。明其刺昭公也。出其東門。由兵革不息。而男女相棄。民人思保其室家。乃是當時之事。故爲厲公之詩。但序本爲亂之由。故言公子五爭耳。此實晉也。而題之曰唐。故序每篇言晉。鶉羽杖杜。旣言刺時。於文不可言晉。從上明之可知也。

蟋蟀刺晉僖公也。儉不中禮。故作是詩以閔之。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。此晉也。而謂之唐。本其風俗。憂深思遠。儉而用禮。乃有堯之遺風焉。

憂深思遠。謂宛其死矣。百歲之後之類也。○蟋蟀。上音悉。下所律反。說文。蟀作蜚。傳公。許其反。史記作蜚侯。中、丁仲反。樂音洛。下皆同。思、息嗣反。注同。○

〔疏〕蟋蟀三章章八句至風焉。○正義曰。作蟋蟀詩者。刺晉僖公也。由僖公太儉僭下。不中禮度。故作是蟋蟀之詩。以閔傷之。欲其及歲暮閑暇之時。以禮自娛樂也。以其太儉。故欲其自樂。樂失於盈。又恐過禮。欲

令節之以禮。故云以禮自娛樂也。欲其及時者。三章上四句是也。以禮自娛樂者。下四句是也。旣序一篇之義。又序名晉爲唐之意。此實晉也。而謂之唐者。太師察其詩之音旨。本其國之風俗。見其所憂之事深。所思之事遠。儉約而能用禮。有唐堯之遺風。故名之曰唐也。故季札見歌唐曰。思深哉。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。不然。何其憂之遠也。是憂思深遠之事。情見於詩。詩爲樂章。樂音之中。有堯之風俗也。○箋憂深至之類。○正義曰。此二文計

及死後之事。是其憂念深思慮遠也。言之類者。憂深思遠之事。非獨在此二文。以其二事顯見。故引當之耳。其實諸篇皆有深遠之志。羔裘箋云。民之厚如此。亦唐之遺風。亦以其事顯見。故言之耳。

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

蟋蟀。蜚也。九月在堂。聿。遂、除、去也。箋云。我。我僖公也。蜚在堂。歲時之候。是時農功畢。君可以自樂矣。今不自樂。日月且過去。不復暇為之。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。○聿。允橋反。莫音暮。除。直慮反。同。注蜚。俱勇反。沈又九共反。趨織也。一名蜻蛚。復、扶又反。

無已大康職思其居

已。甚。康。樂。職。主也。箋云。君雖當自樂。亦無甚大樂。欲其用禮為節也。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。謂國中政令。○大音泰。徐勑佐反。下同。居義如字。協韻音據。

好樂無荒良士瞿瞿

荒。大也。瞿。瞿然顧禮義也。箋云。荒。廢亂也。良。善也。君之好「義」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。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。○好。呼報反。下同。瞿。俱具反。

〔疏〕

蟋蟀至瞿瞿。○毛以為僖公儉不中禮。詩人戒之。欲令及時自樂。言九月之時。蟋蟀之蟲。在於室堂之上矣。是歲晚之候。歲遂其將欲晚矣。此時農功已畢。人君可以自樂。今我君僖公。不於此時自樂。日月其將過

去。農事又起。不得閑暇而為之。君何不及時自樂乎。既勸君自樂。又恐其過禮。君今雖當自樂。又須用禮為節。君若自樂。無甚太樂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。當以禮樂自居。無得忽忘之也。又戒僖公。君若好樂。無得太好之。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義。勿使踰越於禮也。○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。荒謂廢亂政事為異。餘同。○傳蟋蟀至除。去。○正義曰。蟋蟀。蜚。釋蟲文。李巡曰。蜚一名蟋蟀。蟋蟀。蜻蛚也。郭璞曰。今趨織也。陸機疏云。蟋蟀似蝗而小。正黑。有光澤如漆。有角翅。一名蜚。一名蜻蛚。楚人謂之王孫。幽人謂之趨織。黑語曰。趨織鳴。蠶婦驚。是也。七月之篇。說蟋蟀之事云。九月在戶。傳云。九月在堂。堂者。室之基也。戶內戶外。揔名為堂。

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

禮運曰。醴醕在戶。粢醑在堂。對文言之。則堂與戶別。散則近戶之地。亦名堂也。故禮言升堂者。皆謂從階至戶也。此言在堂。謂在室戶之外。與戶相近。是九月可知。時當九月。則歲未爲暮。而言歲聿其暮者。言其過此月後。則歲遂將暮耳。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。此月未爲暮也。采薇云。曰歸曰歸。歲亦暮止。其下章云。曰歸曰歸。歲亦陽止。十月爲陽。明暮止亦十月也。小明云。歲聿云暮。采蕭穫菽。采穫是九月之事也。云歲聿云暮。其意與此同也。歲實未暮。而云聿暮。故知聿爲遂。遂者。從始繼末之言也。除者。棄去之名。故爲去也。○箋我我至耕事。○正義曰。勸君使之自樂。故知我我僖公也。七月箋云。言此者。著將寒有漸。蟋蟀記將寒之候。此言歲時之候者。七月下文。論備寒之事。故爲寒來之候。此云歲聿其暮。故云歲時之候。月令季冬云。告民出五穀。命農計耦耕。脩耒耜。具田器。注云。大寒氣過。農事將起。是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爲樂也。禮。國君無故不徹懸。必須農功之隙乃作樂者。場功未畢。勸課農桑。雖不徹鐘鼓。有時擊奏。未得大設燕飲。適意娛樂也。七月云。九月肅霜。十月滌場。朋酒斯饗。言幽君閑於政事。乃饗羣臣。是十月爲自樂之時也。○傳已甚康樂。職主○正義曰。已訓止也。物甚則止。故已爲甚也。康樂。職主。皆釋詁文。傳不解其居之義。二章其外。傳以外爲禮樂之外。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。則職思其外。謂常思禮樂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。職思其憂。傳曰。憂可憂。謂踰越禮樂。至於荒淫。則可憂也。故王肅云。其居。主思以禮樂自居也。其外。言思無越於禮樂也。其憂。言荒則憂也。○箋君雖至政令。○正義曰。以序言欲其以禮自娛樂。故知欲其用禮爲節也。樂記曰。禮主其減。樂主其盈。禮減而進。以進爲文。樂盈而反。以反爲文。注云。禮主其減。人所倦。樂主其盈。人所歡。進謂自勉強。反謂自抑止。是禮須勤力行之。惟恐倦怠。樂者令人歡樂。惟恐奢放。詩人既勸自樂。又恐過度。故戒之使用禮也。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。已是禮樂自居。復云職思其居。不宜更處禮樂。居謂居處也。二章言外。謂居處之外。則其居謂所居之處。故易傳以爲主思所居之事。謂國中政令也。其居既是國中。則知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。四境之外。則有鄰國。故其憂爲鄰國侵伐之憂。詩人戒君所思。思其自近及遠。故從內而外也。○傳荒大至禮義。○正義曰。荒爲廣遠之言。故爲大也。釋訓云。翼翼。休休。儉也。李巡曰。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。此傳云顧禮義。下傳云休休樂道之心。皆謂治身儉約。故能樂道顧禮也。○箋荒廢至禮義。○正義曰。宛丘序云。淫荒昏亂。還及虛令序云。刺荒也。荒者皆謂廢亂政事。故易傳以荒爲廢亂也。良善。釋詁文。○淫

邁也。○行

無已大康。職思其外。

外。禮樂之外。箋云。外謂國外。四境。○禮樂。此一樂字音岳。

好樂無荒。良士蹶蹶。

蹶蹶。動而敏於事。○蹶。俱衛反。

〔疏〕傳蹶蹶至於事。○正義曰。釋詁云。蹶。動也。釋訓云。蹶蹶。敏也。○

蟋蟀在堂。役車其休。

箋云。庶人乘役車。役車休。農功畢無事也。

〔疏〕箋庶人至無事。○正義曰。庶人乘役車。春官巾車文也。彼注云。役車方箱。可載任器以供役。然則收納禾稼。亦用此車。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。酒誥云。肇牽車牛遠服賈。用孝養厥父母。則庶人之車冬月

亦行。而云休者。據其農功既終。載運事畢。故言休耳。不言冬月不行也。○

今我不樂。日月其慆。

慆。過也。○慆。吐刀反。

無已大康。職思其憂。

憂·可憂也。箋云·憂者·謂鄰國侵伐之憂。○

好樂無荒。良士休休。

休休·樂道之心。

蟋蟀三章章八句

山有「樞」。刺晉昭公也。不能脩道以正其國。有財不能用。有鍾鼓不能以自樂。有朝廷不能洒埽。政荒民散。將以危亡。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。國人作詩以刺之也。

○樞·本或作藍·烏侯反·昭公·左傳及史記作昭侯·樂音洛·下及注同·朝·直遙反·廷·徒佞反·洒·所懈反·沈所寄反·下同·掃·蘓報反·本又作埽·下同。

〔疏〕

山有樞三章章八句至刺之○正義曰·有財不能用者·三章章首二句是也·此二句據言昭公不能用財耳·其經之所陳·言昭公有衣裳車馬·鍾鼓酒食·不用之·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·有鍾鼓不能以自樂者·

二章云·子有鍾鼓·弗擊弗考·是也·有朝廷不能洒掃者·二章云·子有廷內·弗洒弗婦·是也·經先言廷內·序先言鍾鼓者·廷內人君治政之處·其事大·鍾鼓者·娛樂已身·其事小·經責昭公先重後輕·故先言廷內·序既言有財不能用·鍾鼓亦貨財之事·故因即先言之·衣裳車馬·亦是有財·序獨言鍾鼓者·據娛樂之大者言之也·經先言衣裳·後車馬者·衣裳附於身·車馬則差遠·故先言衣裳也·四鄰謀取其國家者·三章下二句是也·四

鄰即桓叔謀伐晉是也。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。沃雖一國。即四鄰之一。故以四鄰言之。○

山有樛櫨有榆

興也。樛、莖也。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。如山櫨不能自用其財。○榆。以朱反。莖、田節反。沈又直黎反。○

子有衣裳。弗曳弗婁。子有車馬。弗馳弗驅。

婁亦曳也。○曳。以世反。婁、力俱反。馬云牽也。○

宛其死矣他人是愉

宛。死貌。愉。樂也。箋云。愉讀曰偷。偷取也。○宛。於阮反。本亦作苑。愉、毛以朱反。鄭作偷。他侯反。○

〔疏〕山有至是愉。○毛以愉為樂。○鄭以愉為取。言他人將取之。餘同。○傳樛莖。○正義曰。釋木文。郭璞曰。今之刺榆也。○傳婁亦曳。○正義曰。曳者。衣裳在身。行必曳之。婁與曳連。則同為一事。走馬謂之馳。

策馬謂之驅。驅馳俱是乘車之事。則曳婁俱是著衣之事。故云婁亦曳也。○傳愉樂。○正義曰。釋詁文。○箋愉讀至偷取。○正義曰。以下云是保。謂得而居之。入室。謂居而有之。故易傳以愉為偷。言偷盜取之。

山有栲櫨有杻

栲。山樛。杻。櫨也。○栲音考。杻、女九反。樛、勅書反。又他胡反。櫨、於力反。

〔疏〕傳栲山樛杻櫨。○正義曰。皆釋木文。舍人曰。栲名山樛。杻名櫨。郭璞曰。栲似樛。色小而白。生山中。因名云。亦類漆樹。俗語曰。樛栲栲漆。相似如一。陸機疏云。山樛與下栲略無異。葉似差狹耳。吳人

以其葉爲者。方俗無名此爲栲者。似誤也。今所云爲栲者。葉如櫟木。皮厚數寸。可爲車輻。或謂之栲櫟。許慎正以栲譌爲稷。今人言栲。失其聲耳。柎、櫛也。葉似杏而尖。白色。皮正赤。爲木多曲少直。枝葉茂好。二月

中葉疏。華如「練」而細。藥正白。蓋樹。今官園種之。正名曰萬歲。既取名於億萬。其葉又好。故種之。共汲山。下人或謂之牛筋。或謂之櫛。材可爲弓弩幹也。

洒。灑也。考、擊也。○廷音庭。又徒佞反。鼓如字。本或作擊。非、灑、色蟹反。又所綺反。

宛其死矣。他人是保。

保。安也。箋云。保、居也。

〔疏〕傳洒灑考擊。○正義曰。洒。謂以水濕地而掃之。故轉爲灑。灑是散水之名也。今定本云。弗鼓弗考。注云。考、擊也。無亦字。義並通也。○傳保安箋保居。○正義曰。二者皆爾雅無文。傳箋各以義言之。上云他人

是愉。謂得已樂以爲樂。此云他人是保。謂得已之安以爲安。故傳訓保爲安也。箋以下云他人入室。則是居而有之。故易傳以保爲居。

山有漆。隰有栗子。有酒。食何不日鼓瑟。

君子無故。琴瑟不離於側。○漆音七。木名。離。力智反。

且以喜樂。且以永日。

永。引也。

宛其死矣他人入室

〔疏〕

子有至永日○正義曰·貴昭公·言子既有酒食矣·何不日日鼓瑟·有飲食之·且得以喜樂已身·且可以永長此日·何故弗爲乎·言永日者·人而無事·則長日難度·若飲食作樂·則忘憂愁·可以永長此日·白駒云·

以永今朝·意亦與此同也·○傳君子至於側○正義曰·曲禮下云·君無故玉不去身·大夫無故不徹懸·士無故不徹琴瑟·注云·憂樂不相干也·故謂災患喪病彼量其所有·節級立文·此言君子·摠謂大夫士以上也·以經云日鼓瑟·則是日日用之·故言不離於其側·定本云·

君子琴瑟不離於側·少無故二字·恐非也·

山有樞三章章八句

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「強」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

沃焉

封沃者·封叔父桓叔于沃也·沃·曲沃·晉之邑也·○沃·烏毒反·

〔疏〕

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至沃焉○正義曰·作揚之水詩者·刺晉昭公也·昭公分其國地·以封沃國·謂封叔父桓叔於曲沃之邑也·桓叔有德·沃是大都·沃國日以盛「強」·昭公國既削小·身又無德·其國日以

微弱·故晉國之人·皆將叛而歸於沃國焉·昭公分國封沃·已爲不可·國人將叛·又不能撫之也·故刺之·此刺昭公·經皆陳桓叔之德者·由昭公無德而微弱·桓叔有德而盛「強」·國人叛從桓叔·昭公之國危矣·而昭公不知·

故陳桓叔有德·民樂從之·所以刺昭公也·○箋封沃至之邑○正義曰·封沃者·使專有之·別爲沃國·不復屬晉·故云以封沃也·桓二年左傳云·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·以條之役生太子·命之曰仇·其弟以千畝之戰生·命曰成

師·師服曰·異哉·君之名子也·嘉耦曰妃·怨耦曰仇·古之命也·今君命太子曰仇·弟曰成師·始兆亂矣·兄其替乎·惠之二十四年·晉始亂·故封桓叔於曲沃·師服曰·吾聞國家之立也·本大而末小·是以能固·故天子

建國。諸侯立家。今晉甸侯也。而建國。本既弱矣。其能久乎。惠之三十年。晉審父弒昭侯而納桓叔。不克。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。此邑本名曲沃。序單言沃。則既封之後。謂之沃國。故云沃曲沃也。地理志云。河東聞喜縣。故曲沃也。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。應劭曰。武帝於此聞南越破。改曰聞喜。

揚之水白石鑿鑿

興也。鑿鑿然鮮明貌。箋云。激揚之水。激。流湍疾。洗去垢濁。使白石鑿鑿然。興者。喻桓叔盛彊。除民所惡。民得以有禮義也。○鑿。子洛反。激。經歷反。湍。吐端反。洗。蘇禮反。又蘇典反。去。羌呂反。垢。古口反。惡。烏路反。又如字。

素衣朱襮從子于沃

襮。領也。諸侯繡黼丹朱中衣。沃。曲沃也。箋云。繡當爲綃。綃。黼丹朱中衣。中衣以綃繡爲領。丹朱爲純也。國人欲進此服。去從桓叔。○襮音博。字林。方沃反。繡音秀。衆家申毛並依字。下文同。鄭改爲宵。黼音甫。宵音消。本作綃。純。真。允反。又真順反。

既見君子云何不樂

箋云。君子謂桓叔。○樂音洛。

〔疏〕揚之水至不樂。○正義曰。言激揚之水。波流湍疾。行於石上。洗去石之垢穢。使白石鑿鑿然而鮮明。以興桓叔之德。政教寬明。行於民上。除去民之疾惡。使沃國之民皆得有禮義也。桓叔既有善政。其國日以盛

彊。晉國之民。皆欲叛而從之。以素爲衣。丹朱爲緣。綃繡爲領。此諸侯之中衣也。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襮之服。進之。以從子桓叔于沃國也。國人惟欲歸于沃。惟恐不見桓叔。皆云。我既得見此君子桓叔。則云何乎而得不樂。言其實樂也。桓叔之得民心如是。民將叛而從之。而昭公不知。故刺之。○傳。襮領至曲沃。○正義曰。釋器云。黼領謂之襮。孫炎曰。繡刺黼文以襮領。是襮爲領也。郊特牲云。繡黼丹朱中衣。大夫之僖禮也。大夫服之。

則爲僭。知諸侯當服之也。中衣者。朝服祭服之裏衣也。其制如深衣。故禮記深衣目錄云。深衣連衣裳而純之。以綵者有表。則謂之中衣。大夫以上。祭服中衣用素。詩云。素衣朱襮。玉藻云。以帛裏布。非禮也。士祭以朝服。中衣以布明矣。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。其異者。中衣之袖小長耳。玉藻云。中衣攬揜尺。注云。中衣攬揜一尺。深衣緣而已。是中衣之袖長也。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。謂自祭耳。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。以絲爲衣。則士以上助祭之服。中衣皆用素也。少牢饋食之禮。是大夫自祭家廟。其服用朝服。朝服以布爲之。則中衣亦用布矣。而深衣目錄云。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。謂大國之孤也。雜記云。大夫冕而祭于公。弁而祭于己。注云。弁而祭於己。唯孤耳。弁謂爵弁。爵弁是絲衣。明中衣亦用素。用素則同。不必以繡黼爲領。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。晉封桓叔於沃。別爲諸侯之國。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。桓叔雖受封於晉。正是晉自封之。非天子之命。天子不賜以爵。晉是諸侯。不得以爵賜諸侯。桓叔莊伯。皆以字配諡。蓋雖君其國。未有爵命。左傳每云。曲沃伯。或可自稱伯也。傳不注序。故於此解沃爲曲沃也。○箋繡當至桓叔。○正義曰。傳之所言。郊特牲文。彼注云。繡黼丹朱。以爲中衣領緣也。繡讀爲綃。綃。繡名。引詩云。素衣朱綃。彼注此箋。皆破繡爲綃者。以其繡之與繡。共作中衣之領。案考工記云。白與黑。謂之黼。五色備。謂之繡。若五色聚居。則白黑共爲繡文。不得別爲黼稱。繡黼不啻同處。明知非繡字也。故破繡爲綃。綃是繡名。士昏禮注引詩云。素衣朱綃。魯詩以綃爲綺屬。然則綃是繡綺別名。於此綃上刺爲「繡」文。故謂之綃黼也。綃上刺黼。以爲衣領。然後名之爲綃。故爾雅黼領謂之綃。綃爲領之別名也。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。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。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。箋破此傳繡當爲綃。下章繡字亦破爲綃。箋不言者。從此而略之耳。此已破爲綃。禮記注從破引之。猶月令云。鮮羔開冰。注云。鮮當爲獻。七月引之。徑作獻羔開冰。與此同也。此則鄭之說耳。案下章傳曰。繡。黼也。則是以繡爲義。未必如鄭爲綃也。如傳意。繡得爲黼者。績是畫。繡是刺之。雖五色備具。乃成爲繡。初刺一色。卽是作繡之法。故繡爲刺名。傳言繡黼者。謂於繡之上繡刺以爲黼。非訓繡爲黼也。孫炎注爾雅云。繡刺黼文以襯領。是取毛繡黼爲義。其意不與箋同。不破繡字。義亦通也。箋以素衣朱襮之下卽云從子于沃。故言晉國之人。欲進此服。去從桓叔。言民愛之。欲以衣往耳。國君之衣。非民爲之也。

揚之水白石「皓皓」

皓皓·潔白也。
○皓·胡老反。

素衣朱繡從子于鵠。

繡·黼也。鵠·曲沃邑也。○鵠·戶毒反。

〔疏〕

傳鵠曲沃邑○正義曰·晉封桓叔於曲沃·非獨一邑而已·其都在曲沃·其傍更有邑·故云鵠曲沃邑也。

既見君子云何其憂。

言無憂也。

揚之水白石粼粼。

粼粼·清澈也。○粼·刊新反·本又作隣·同·激·直列反·或作徹·誤。

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。

聞曲沃有善政命·不敢以告人·箋云·不敢以告人·而去者·畏昭公·謂已動民心。

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

椒聊刺晉昭公也。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。

焉。

○椒聊·椒木名·聊·辭也·
蕃音煩·衍·延善反·

〔疏〕椒聊二章章六句至國焉○正義曰·作椒聊詩者·刺晉昭公也·君子之人·見沃國之盛疆·桓叔能脩其政教·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·子孫將并有晉國焉·昭公不知·故刺之·此序序其見刺之由·經二章皆陳桓叔有

美德子孫蕃衍之事·

椒聊之實蕃衍盈升

興也·椒聊·椒也·箋云·椒之性·芬香而少實·今一搯之實·蕃衍滿升·非其常也·興者·桓叔晉君之支別耳·今其子孫衆多·將日以盛也·○揀音求·又其菊反·何音掬·沈居局反·

彼其之子碩大無朋

朋·比也·箋云·之子·是子也·謂桓叔也·碩謂壯貌·倭好也·大謂德美廣博也·無朋·平均不朋黨·○比·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·謂無比例也·一音必二反·申毛作毗至反·倭·古卯反·

椒聊且遠條且

〔條·長也〕·箋云·椒之氣日益遠長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·○且·子餘反·下同·○

〔疏〕椒聊至條且○正義曰·椒之性芬香而少實·今椒聊一搯之實·乃蕃衍滿於一升·甚多非其常·以興桓叔晉君之支別·今子孫衆多·亦非其常也·桓叔子孫既多·又有美德·彼已是子·謂桓叔·其人形貌盛壯·〔得〕美

廣大·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·椒之香氣·日益長遠·以興桓叔之德·彌益廣博·桓叔子孫·既多德益廣博·必將並有晉國·而昭公不知·故刺之·聊且皆助語也·傳椒聊椒○正義曰·釋木云·檉·大椒·郭璞曰·今椒樹叢生·

實大者名爲檇。陸機疏曰。椒聊。聊、語助也。椒樹似茱萸。有針刺。葉堅而滑澤。蜀人作茶。吳人作茗。皆合煮其葉以爲香。今成臯諸山間有椒。謂之竹葉椒。其樹亦如蜀椒。少毒熱。不中合藥也。可著飲食中。又用蒸雞豚最佳香。東海諸島。亦有椒樹。枝葉皆相似。子長而不圓甚香。其味似橘皮。島上獐鹿。食此椒葉。其肉自然作椒橘香。○箋椒之性至以盛。○正義曰。言性芬香喻美德。故下旬椒之氣日益長遠。喻桓叔德彌廣博。是取香氣爲喻也。言一揀之實者。揀謂椒之房裏實者也。釋木云。椒檇醜菜。李巡曰。檇、茱萸也。椒茱萸皆有房。故曰揀、揀實也。郭璞曰。葉「莫」子。聚生成房。是椒之房裏名爲揀也。知蕃衍滿升謂一揀之實者。若論一樹。則不畜一升。纔據一實。又不足滿升。且詩取蕃多爲喻。不言一實之大。故知謂一揀之實也。驗今椒實。一裏之內。唯有一實。時有二實者少耳。今言一揀滿升。假多爲喻。非實事也。王肅云。種一實。蕃衍滿一升。若種一實。則成一樹。非徒一升而已。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。○傳朋比。○正義曰。朋、黨也。比謂阿比。朋亦比之義。故以朋爲比也。○箋之子至朋黨。○正義曰。以碩下有「大」。不宜復訓爲大。故以碩爲壯佼貌。大謂大德。無朋者。無朋比之行。故知謂平均無其朋黨也。孫毓云。桓叔阻邑不臣。以擊傾宗。與潘父比。至殺昭公而求入焉。能均平而不朋黨乎。斯不然矣。此言桓叔能修國政。撫民平均。望桓叔之美。刺昭公之惡耳。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。即如毓言。桓叔罪多矣。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。能修其政乎。自桓叔別封於沃。自是鄰國相陵。安得責其不臣。○傳條長。○正義曰。尙書稱厥木惟條。謂木枝長。故以條爲長也。

椒聊之實蕃衍盈掬

兩手曰掬。○掬本又作掬。九六反。

彼其之子碩大且篤

篤厚也。

〔疏〕傳篤厚。○正義曰。釋詁文。

椒聊且遠條且

言「聲」之
遠聞也。

椒聊二章章六句